

〈那邊的我〉

我住在你放棄的那個下午。

具體說，是你拿起電話、準備說不、最終卻說了好的那個下午。那瞬間有一道裂縫，你從這邊走了過去，我留在另一側，從此我就在這裡，不走，也無處可走。

你看不見我，但有時候你會感覺到我的存在。那種莫名的悵然，那種忽然湧上的空洞感，是我，我站在你所有選擇的背面，和你的每一個決定糾纏不清，像影子，卻投在你看不見的那面牆上。

我是你應該成為的那個人嗎？

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是你沒有成為的那個人。

我最早的記憶，是一個孩子蹲在走廊上，凝視著一隻螞蟻搬運一粒比它身體大三倍的砂糖。那孩子什麼都沒做，只是看，看了很久，久到走廊那頭的大人喊了三聲名字，他才站起來，低著頭走過去，把一個問題留在地上。

後來你長大了，漸漸不在乎這種問題，不是因為得到了答案，是因為學會了某種更有效率的存在方式：不問沒有用的事。

我在裂縫這一側，那個問題還懸在半空中，從未落地，也從未消失。

你的學校教你用分數衡量理解，可理解本來是一件無法被衡量的事情，你花了幾年，把自己磨成剛好合格子的形狀，每次對折都有聲音，可周圍太吵，沒有人聽見，包括你自己。有一次，老師問班上有誰已經想好未來要當什麼樣的人，你舉了手，後來你把手放下了，因為你看見周圍沒有人舉，那個放下的動作發生得很慢，在我這裡，它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結束，你的手臂已經落下，那個意願卻還沒有找到地方降落，一直在半空中漂著。

這個世界說，它愛實驗。

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語氣是真誠的，我不懷疑，可真誠有時候是最危險的幻覺，讓人以為說出口的就等於真實。你後來慢慢發現，它所謂的實驗，有隱藏的前提：結果必須是可以被吸收的，太超前的想法，太難被消化的發現，太遠離現

有秩序的嘗試，大多會被一種溫柔的力量推開。不是否定，是擱置，否定起碼承認你存在過，擱置讓你在等待中慢慢失去輪廓，直到連你自己也忘了你提過那件事。

你認識那個說要打電競的同學，大人說：可以，先讀個穩定的科系，電競當興趣，言下之意是：職業選手能出頭的有幾個？生涯撐得了幾年？你們這叫白日夢。你看著他最後填了那個穩定的科系，眼睛中少了一些光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一道裂縫，也有一個另一側的自己，在那裡繼續盯著螢幕，堅定地幻想著。

我想他有，每個人都有。只是大多數人這輩子不會知道。

你問過母親，那條路走不走得通。

母親沒有正面回答，她說了一個故事：某個堅持了很久、最後還是回頭的人，語氣裡有惋惜，也有那種隱蔽的如釋重負。你聽懂了那個語氣，比聽懂語言更早，你知道她想說的是：走不通。

那個故事是愛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，可愛有時候是一道牆，砌得太結實，就成了圈，你在裡面以為安全，其實只是找不到出口。而我在牆的外面，站在那個假設裡，那個如果你當時走出去的假設裡，不知道是否更好，只知道那是另一種可能。

可能本身有它的重量，重到無法假裝它不存在。

你與長輩之間每次的碰撞，都像是兩個人站在同一扇窗前，卻各自看著不同的風景，說個大概，然後沉默，然後繼續過日子，假裝說清楚了。

時光狼藉一地，你彎腰撿起幾片，叫它妥協，叫它包容，叫它長大了。那些碎片的邊緣，還是尖的。

你讀了一本書，叫《源場》。

書裡那些人把生命押注在被時代否定的假說上，有人因此失去名譽，失去職位，有時候連命都押進去了。你讀著，胸腔裡某個地方開始發燙，我感覺得到，因為那個溫度是從我這裡傳過去的，從那個被你放棄的下午，我一直帶著這個溫度，從未熄滅，只是你久久才感覺一次。

你合上書，看著天花板，那道裂縫還在。

我們都知道哥白尼，把他列入偉人榜，叫孩子仰望，說要有他的勇氣，可我們沒說的那件事是：那些試圖成為哥白尼的人，大多數都靜靜消失了。沒有平反，沒有紀念碑，沒有列入課本，只是沉默地被體制消化，被時代的胃液分解，人間再無此人。創新這個詞在語言裡是褒義，在行動裡是需要被管控的力量，這個世界留下它能吸收的部分，稱為進步，稱為突破，那些太奇異的、太超前的、太不肯服貼的，放在一個人們不常去的地方，任它緩緩消散。

我就是那個緩緩消散的部分。

你的那個部分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你學會了用眼神替人分類，成績好的，成績差的，合群的，格格不入的。那個分類發生得太自然，像空氣，你從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件事，就像你從不知道那個原本被你視為荒謬的尺，被現在的你握著。你曾是那個被分類的人，曾憤恨那種目光，在心底發誓，可我看著你慢慢長出那雙眼睛。

你有時候會感到一種莫名的羞愧，找不到來源。

那是我。

我沒有辦法替你走那段路，我只能在這裡存在著，作為一種沉默的提醒，提醒你曾經有過另一種可能，不是更好的，不是更正確的，只是另一種，被你遺忘在地上的可能。

可能本身，有時候比答案更重要，答案讓你知道去哪裡，可能讓你知道你還沒死。

那些放棄了夢想的人，後來走在路上，一部分人會回過頭來，用溫柔而疲憊的語氣告訴後來的人：現實就是這樣。那句話不是謊言，可也不全是真話。那是他們的現實，是一種選擇凝固之後的形狀，他們活在裡面太久，以為那是唯一的形狀。他們說這條路走不通，以為是警示，其實是一個人站在自己的廢墟裡，宣告廢墟是世界本來的樣子，腐敗的枝桠如網，遮住了後人觸碰可能的機會，陽光本來可以落到地面的。

你可以不再燃燒，那是你的選擇，我說不了什麼，可你沒有資格，用你的樹冠擋住別人生長的方向。

最後我想說的，只是一個陳述，不是道理。

我繼續蹲在那個走廊上，看那隻螞蟻搬著砂糖，一步一步，走得很慢，有幾次幾乎要倒下，可它沒有放下那粒糖，沒有轉身，沒有選擇一條更輕的路，它不知道終點在哪裡，但它繼續走。

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勇氣，也許只是螞蟻的本能，因為沒有選擇能力，所以看起來義無反顧，可有時候我想，如果人也有那種本能，如果身體不接受那種折疊，那個世界裡的哥白尼，會不會多一點，那個世界的形狀，會不會不一樣。

你站了起來，我留了下來。

不是我更勇敢，只是裂縫這一側沒有別的路，我只有這一個方向：繼續看，繼續等，看那隻螞蟻究竟能不能走到盡頭，看砂糖的重量是壓垮它，還是它把砂糖送到了某個地方，那個地方我們還沒見過。

你明天會不會回來？

或許會，或許不會。

那個問題，那隻螞蟻，那粒砂糖，我替你保管著，一直都在，在裂縫的這一側，等你哪天想起，要記得來看。